

<<命若琴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命若琴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226390

10位ISBN编号：750022639X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盲文

作者：史铁生

页数：191

字数：1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命若琴弦>>

内容概要

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，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，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，他睿智的言辞，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。

生命的声音，在轻轻地飞扬……他只好再全力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，还剩下几根，还只剩最后几根了

。那时就可以去抓药了，然后就能看见这个世界——他无数次爬过的山，无数次走过的路，无数次感到过他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，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、月亮和星星……还有呢？

突然间心里一阵空，空得深重。

就只为了这些？

还有什么？

他朦胧中所盼望的东西似乎比这要多得多……

<<命若琴弦>>

作者简介

史铁生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

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，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。

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工厂工作，后因急性肾损伤，患尿毒症至今。

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《法学教授及其夫人》，由此开始文学创作。

其中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、《命若琴

<<命若琴弦>>

书籍目录

命若琴弦合欢树我的梦想墙下短记爱情问题病隙碎笔康复本义断想“安乐死”断想减灾四想给盲童朋友死国幻记没有生活

<<命若琴弦>>

章节摘录

命若琴弦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，一老一少，一前一后，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蹿动，匆匆忙忙，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。

无所谓从哪儿来，也无所谓到哪儿去，每人带一把三弦琴，说书为生。

方圆几百上千里的这片大山中，峰峦叠嶂，沟壑纵横，人烟稀疏，走一天才能见一片开阔地，有几个村落。

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，跳出一只野兔、狐狸，或者其他小野兽。

山谷中常有鹞鹰盘旋。

寂静的群山没有一点阴影，太阳正热得凶。

“把三弦子抓在手里，”老瞎子喊，在山间震起回声。

“抓在手里呢。”

”小瞎子回答。

“操心身上的汗把三弦子弄湿了。”

弄湿了晚上弹你的肋条？

” “抓在手里呢。”

” 老少二人都赤着上身，各自拎了一条木棍探路，缠在腰间的粗布小褂已经被汗水溷湿了一大片。

。 蹚起来的黄土干得呛人。

这正是说书的旺季。

天长，村子里的人吃罢晚饭都不呆在家里，有的人晚饭也不在家里吃，捧上碗到路边去，或者到场院里。

老瞎子想赶着多说书，整个热季领着瞎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紧走，一晚上一晚上紧说。

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、激动，心里算定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，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。

暴躁了一整天的太阳这会儿正平静下来，光线开始变得深沉。

远远近近的蝉鸣也舒缓了许多。

“小子！”

你不能走快点吗？

”老瞎子在前面喊，不回头也不放慢脚步。

小瞎子紧跑几步，吊在屁股上的一只大挎包叮啷啷地响，离老瞎子仍有几丈远。

“野鸽子都往窝里飞啦。”

” “什么？”

”小瞎子又紧走几步。

“我说野鸽子都回窝了，你还不快走！”

” “噢。”

” “你又鼓捣我那电匣子呢。”

” “噫——！”

鬼动来。

” “那耳机子快让你鼓捣坏了。”

” “鬼动来！”

” 老瞎子暗笑：你小子才活了几天？

“蚂蚁打架我也听得着，”老瞎子说。

小瞎子不争辩了，悄悄把耳机子塞到挎包里去，跟在师父身后闷闷地走路。

无尽无休的无聊的路。

走了一阵子，小瞎子听见有只獾在地里啃庄稼，就使劲学狗叫，那只獾连滚带爬地逃走了，他觉得有点开心，轻声哼了几句小调儿，哥哥呀妹妹的。

<<命若琴弦>>

师父不让他养狗，怕受村子里的狗欺负，也怕欺负了别人家的狗，误了生意。又走了一会儿，小瞎子又听见不远处有条蛇在游动，弯腰摸了块石头砍过去，“哗啦啦”一阵高粱叶子响。

老瞎子有点可怜他了，停下来等他。

“除了獾就是蛇，”小瞎子赶忙说，担心师父骂他。

“有了庄稼地了，不远了。

”老瞎子把一个水壶递给徒弟。

“干咱们这营生的，一辈子就是走，”老瞎子又说。

“累不？”

”小瞎子不回答，知道师父最讨厌他说累。

“我师父才冤呢。

就是你师爷，才冤呢，东奔西走一辈子，到了没弹够一千根琴弦。

”小瞎子听出师父这会儿心绪好，就问：“什么是绿色的长乙（椅）？”

”“什么？”

噢，八成是一把椅子吧。

”“曲折的油狼（游廊）呢？”

”“油狼？”

什么油狼？”

”“曲折的油狼。

”“不知道。

”“匣子里说的。

”“你就爱瞎听那些玩艺儿。

听那些玩艺儿有什么用？”

天底下的好东西多啦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”“我就没听您说过，什么跟咱们有关系。

”小瞎子把“有”字说得重。

“琴！”

三弦子！

你爹让你跟了我来，是为让你弹好三弦子，学会说书。

”小瞎子故意把水喝得咕噜噜响。

再上路时小瞎子走在前头。

大山的阴影在沟谷里铺开。

地势也渐渐的平缓，开阔。

接近村子的时候，老瞎子喊住小瞎子，在背阴的山脚下找到一个小泉眼。

细细的泉水从石缝里往外冒，淌下来，积成脸盆大的小洼，周围的野草长得茂盛，水流出去几十米便被干渴的土地吸干了。

“过来洗洗吧，洗洗你那身臭汗味。

”小瞎子拨开野草在水洼边蹲下，心里还在猜想着“曲折的油狼”。

“把浑身都洗洗。

你那样儿准像个小叫花子。

”“那您不就是个老叫花子了？”

”小瞎子把手按在水里，嘻嘻地笑。

老瞎子也笑，双手掬起水往脸上泼。

“可咱们不是叫花子，咱们有手艺。

”“这地方咱们好像来过。

”小瞎子侧耳听着四周的动静。

“可你的心思总不在学艺上。

<<命若琴弦>>

你这小子心太野。

老人的话你从来不着耳朵听。

” “咱们准是来过这儿。

” “别打岔！

你那三弦子弹得还差着远呢。

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，我师父当年就这么跟我说。

” 泉水清凉凉的。

小瞎子又哥哥呀妹妹的哼起来。

老瞎子挺来气，“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” “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，您师父我师爷说的。

我都听过八百遍了。

您师父还给您留下一张药方，您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，吃了药您就能看见东西了。

我听您说过一千遍了。

” “你不信？”

” 小瞎子不正面回答，说：“干嘛非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呢？”

” “那是药引子。

机灵鬼儿，吃药得有药引子！

” “一千根断了的琴弦还不好弄？”

” 小瞎子忍不住“哧哧”地笑。

“笑什么笑！”

你以为你懂得多少事？

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弹断了的才成。

” 小瞎子不敢吱声了，听出师父又要动气。

每回都是这样，师父容不得对这件事有怀疑。

老瞎子也没再作声，显得有些激动，双手搭在膝盖上，两颗骨头一样的眼珠对着苍天，像是一根一根地回忆着那些弹断的琴弦。

盼了多少年了呀，老瞎子想，盼了五十年了！

五十年中翻了多少架山，走了多少里路哇，挨了多少回晒，挨了多少回冻，心里受了多少委屈呀。

一晚上—晚上地弹，心里总记着，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尽心尽力地弹断的才成。

现在快盼到了，绝出不了这个夏天了。

老瞎子知道自己又没什么能要命的病，活过这个夏天一点不成问题。

“我比我师父可运气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师父到了没能睁开眼睛看一回。

” “咳！”

我知道这地方是哪儿了！

” 小瞎子忽然喊起来。

老瞎子这才动了动，抓起自己的琴来摇了摇，叠好的纸片碰在蛇皮上发出细微的响声，那张药方就在琴槽里。

“师父，这儿不是野羊岭吗？”

” 小瞎子问。

老瞎子没搭理他，听出这小子又不安稳了。

“前头就是野羊坳，是不是，师父？”

” “小子，过来给我擦擦背，”老瞎子说，把弓一样的脊背弯给他。

“是不是野羊坳，师父？”

” “是！”

干什么？

你别又闹猫似的。

” 小瞎子的心“扑通扑通”跳，老老实实在地给师父擦背。

<<命若琴弦>>

老瞎子觉出他擦得很有劲。

“野羊坳怎么了？”

你别又叫驴似的会闻味儿。

”小瞎子心虚，不吭声，不让自己显出兴奋。

“又想什么呢？”

别当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。

”“又怎么了，我？”

”“怎么了，你？”

上回你在这儿疯得不够？”

那妮子是什么好货！”

”老瞎子心想，也许不该再带他到野羊坳来。

可是野羊坳是个大村子，年年在这儿生意都好，能说上半个月。

老瞎子恨不能立刻弹断最后几根琴弦。

小瞎子嘴上嘟嘟囔囔的，心却飘飘的，想着野羊坳里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。

“听我一句话，不害你，”老瞎子说，“那号事靠不住。”

”“什么事？”

”“少跟我贫嘴。”

你明白我说的什么事。

”“我就没听您说过，什么事靠得住。”

”小瞎子又偷偷地笑。

老瞎子没理他，骨头一样的眼珠又对着苍天。

那儿，太阳正变成一汪血。

两面脊背和山是一样的黄褐色。

一座已经老了，嶙峋瘦骨像是山根下裸露的基石。

另一座正年青。

老瞎子七十岁，小瞎子才十七。

小瞎子十四岁上父亲把他送到老瞎子这儿来，为的是让他学说书，这辈子好有个本事，将来可以独自在世上活下去。

老瞎子说书已经说了五十多年。

这一片偏僻荒凉的大山里的人们都知道他：头发一天天变白，背一天天变驼，年年月月背一把三弦琴满世界走，逢上有愿意出钱的地方就拨动琴弦唱一晚上，给寂寞的山村带来欢乐。

开头常是这么几句：“自从盘古分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，有道君王安天下，无道君王害黎民。”

轻轻弹响三弦琴，慢慢稍停把歌论，歌有三千七百本，不知哪本动人心。

”于是听书的众人喊起来，老的要听董永卖身葬父，小的要听武二郎夜走蜈蚣岭，女人们想听秦香莲。

这是老瞎子最知足的一刻，身上的疲劳和心里的孤寂全忘却，不慌不忙地喝几口水，待众人的吵嚷声鼎沸，便把琴弦一阵紧拨，唱道：“今日不把别人唱，单表公子小罗成。”

”或者：“茶也喝来烟也吸，唱一回哭倒长城的孟姜女。”

”满场立刻鸦雀无声，老瞎子也全心沉到自己所说的书中去。

他会的老书数不尽。

他还有一个电匣子，据说是花了大价钱从一个山外人手里买来，为的是学些新词儿，编些新曲儿。

其实山里人倒不太在乎他说什么唱什么。

人人都称赞他那三弦子弹得讲究，轻轻漫漫的，飘飘洒洒的，疯颠狂放的，那里头有天上的日月，有地上的生灵。

老瞎子的嗓子能学出世上所有的声音，男人、女人、刮风下雨，兽啼禽鸣。

不知道他脑子里能呈现出什么景象，他一落生就瞎了眼睛，从没见过这个世界。

小瞎子可以算见过世界，但只有三年，那时还不懂事。

<<命若琴弦>>

他对说书和弹琴并无多少兴趣，父亲把他送来的时候费尽了唇舌，好说歹说连哄带骗，最后不如说是那个电匣子把他留住。

他抱着电匣子听得入神，甚至没发觉父亲什么时候离去。

这只神奇的匣子永远令他着迷，遥远的地方和稀奇古怪的事物使他幻想不绝，凭着三年朦胧的记忆，补充着万物的色彩和形象，譬如海，匣子里说蓝天就像大海，他记得蓝天，于是想象出海；匣子里说海是无边无际的水，他记得锅里的水，于是想象出满天排开的水锅。

再譬如漂亮的姑娘，匣子里说就像盛开的花朵，他实在不相信会是那样，母亲的灵柩被抬到远山上去的时候，路上正开遍着野花，他永远记得却永远不愿意去想。

但他愿意想姑娘，越来越愿意想，尤其是野羊坳的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，总让他心里荡起波澜。

直到有一回匣子里唱道，“姑娘的眼睛就像太阳”，这下他才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形象，想起母亲在红透的夕阳中向他走来的样子，其实人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所知猜测着无穷的未知，以自己的感情勾画出世界。

每个人的世界就都不同。

也总有一些东西小瞎子无从想象，譬如“曲折的油狼”。

这天晚上，小瞎子跟着师父在野羊坳说书，又听见那小妮子站在离他不远处尖声细气地说笑。

书正说到紧要处——“罗成回马再交战，大胆苏烈又兴兵。

苏烈大刀如流水，罗成长枪似腾云，好似海中龙吊宝，犹如深山虎争林。

又战七日并七夜，罗成清茶无点唇……”老瞎子把琴弹得如雨骤风疾，字字句句唱得铿锵。

小瞎子却心猿意马，手底下早乱了套数……野羊岭上有一座小庙，离野羊坳村二里地，师徒二人就在这里住下。

石头砌的院墙已经残断不全，几间小殿堂也歪斜欲倾百孔千疮，唯正中一间尚可遮蔽风雨，大约是因为这一间中毕竟还供奉着神灵。

三尊泥像早脱尽了尘世的彩饰，还一身黄土本色返璞归真了，认不出是佛是道。

院里院外、房顶墙头都长满荒藤野草，葱葱郁郁倒有生气。

老瞎子每回到野羊坳说书都住这儿，不出房钱又不惹是非。

小瞎子是第二次住在这儿。

散了书已经不早，老瞎子在正殿里安顿行李，小瞎子在侧殿的檐下生火烧水。

去年砌下的灶稍加修整就可以用。

小瞎子撅着屁股吹火，柴草不干，呛得他满院里转着圈儿咳嗽。

老瞎子在正殿里数叨他：“我看你能干好什么。

” “柴湿嘛。

” “我没说这事。

我说的是你的琴，今儿晚上的琴你弹成了什么。

” 小瞎子不敢接这话茬，吸足了几口气又跪到灶火前去，鼓着腮帮子一通猛吹。

“你要是不想干这行，就趁早给你爹捎信把你领回去。

老这么闹猫闹狗的可不行，要闹回家闹去。

” 小瞎子咳嗽着从灶火边跳开，几步蹿到院子另一头，“呼哧呼哧”大喘气，嘴里一边骂。

“说什么呢？”

” “我骂这火。

” “有你那么吹火的？”

” “那怎么吹？”

” “怎么吹？”

哼，”老瞎子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就当这灶火是那妮子的脸！”

” 小瞎子又不敢搭腔了，跪到灶火前去再吹，心想：真的，不知道兰秀儿的脸什么样。

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叫兰秀儿。

“那要是妮子的脸，我看你不用教也会吹，”老瞎子说。

小瞎子笑起来，越笑越咳嗽。

<<命若琴弦>>

“笑什么笑！”

“您吹过妮子脸？”

“老瞎子一时语塞。”

小瞎子笑得坐在地上。

“日他妈，”老瞎子骂道，笑笑，然后变了脸色，再不言语。

灶膛里“腾”的一声，火旺起来。

小瞎子再去添柴，一心想着兰秀儿。

才散了书的那会儿，兰秀儿挤到他跟前来小声说：“哎，上回你答应我什么来？”

“师父就在旁边，他没敢吭声。”

人群挤来挤去，一会儿又把兰秀儿挤到他身边。

“噫，上回吃了人家的煮鸡蛋倒白吃了？”

“兰秀儿说，声音比上回大。”

这时候师父正忙着跟几个老汉拉话，他赶紧说：“嘘——，我记着呢。”

“兰秀儿又把声音压低：“你答应给我听电匣子你还没给我听。”

“嘘——，我记着呢。”

“幸亏那会儿人声嘈杂。”

正殿里好半天没有动静。

之后，琴声响了，老瞎子又上好了一根新弦。

他本来应该高兴的，来野羊坳头一晚上就弹断了一根琴弦。

可是那琴声却低沉、零乱。

小瞎子渐渐听出琴声不对，在院里喊：“水开了，师父。”

“没有回答。”

琴声一阵紧似一阵了。

小瞎子端了一盆热水进来，放在师父跟前，故意嘻嘻笑着说：“您今儿晚还想弹断一根是怎么着？”

老瞎子没听见，这会儿他自己的往事都在心中，琴声烦躁不安，像是年年旷野里的风雨，像是日夜山谷中的流溪，像是奔奔忙忙不知所归的脚步声。

小瞎子有点害怕了：师父很久不这样了，师父一这样就要犯病，头疼、心口疼、浑身疼，会几个月爬不起炕来。

“师父，您先洗脚吧。”

“琴声不停。”

“师父，您该洗脚了。”

“小瞎子的声音发抖。”

“琴声不停。”

“师父！”

“琴声嘎然而止，老瞎子叹了口气。”

小瞎子松了口气。

老瞎子洗脚，小瞎子乖乖地坐在他身边。

“睡去吧，”老瞎子说，“今儿个够累的了。”

“您呢？”

“你先睡，我得好好泡泡脚。”

人上了岁数毛病多。

“老瞎子故意说得轻松。”

“我等您一块儿睡。”

“山深夜静。”

有了一点风，墙头的草叶子就会响。

夜猫子在远处哀哀地叫。

<<命若琴弦>>

听得见野羊坳里偶尔有几声狗吠，又引得孩子哭。

月亮升起来，白光透过残损的窗棂进了殿堂，照见两个瞎子和三尊神像。

“等我干嘛，时候不早了。

” “你甭担心我，我怎么也不怎么，”老瞎子又说。

“听见没有，小子？

” 小瞎子到底年轻，已经睡着。

老瞎子推推他让他躺好，他嘴里咕囔了几句倒头睡去。

老瞎子给他盖被时，从那身日渐发育的筋肉上觉出，这孩子到了要想那些事的年龄，非得有一段苦日子过不可了。

唉，这事谁也替不了谁。

老瞎子再把琴抱在怀里，摩挲着根根绷紧的琴弦，心里使劲念叨：又断了一根了，又断了一根了

。

再摇摇琴槽，有轻微的纸和蛇皮的摩擦声。

唯独这事能为他排忧解难。

一辈子的愿望。

小瞎子作了一个好梦，醒来吓了一跳，鸡已经叫了。

他一骨碌爬起来听听，师父正睡得香，心说还好。

他摸到那个大挎包，悄悄地掏出电匣子，蹑手蹑脚出了门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